



舜水先生文集

雜著

批評

十二

特別
A20
2682
13





門 へ20
號 2682
卷 13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四

筆語

小宅生順問曰。本邦近代儒風日盛。師及門生。往往服濃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風。然所製者。皆呂禮記及朱子家禮。羅氏鶴林玉露等考之。異域殊俗。雖呂義興之



而廣狹長短。不便人體。想尺度之品。製法之義。別有所傳乎。願賜教示。

先生答曰。貴國山川人物之秀美。幅員之廣遠。物產之豐盛。自敝邑而外。誠未有與之匹休。惟是文教不足。實為萬代之可惜。兼鈞當軸者。豈不為此慮。至若分爲學修身爲二義。僕更爲不解。近代儒風日盛。敢問學行兼優者。幾何人。文章冠代者。幾何人。僕匏繫長崎。如坐井觀天。目蠡挹海。惟祈明教之。至若滾

衣之製。亦祇學聖之鹿迹耳。玉藻文。滾義遠。誠爲難解。家禮徒成。聚訟未有定規。服滾衣必冠。緇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帶。繫帶有絛。垂與裳齊。屨順裳色。絢纒純綦。貴國衣服有制。恐未敢輕易改易也。

問。向所論媽祖關帝。順未知之。抑何神哉。答。媽祖者天妃也。專管海道之神。舟船東西洋往來。是其職司。關帝者蜀漢大將。雲長諱羽。封漢壽亭侯。呂正直公。忠爲神。尤顯於明

朝故薄海內外無不尸祝。二神非如異教之荒唐也。

問。承教關帝知是為蜀漢名將關羽也。贈帝號在何時乎。蜀中有諸葛孔明尊號不在武侯者如何。

答。關帝著靈於明室。明神宗萬曆皇帝。繇武安王晉爵崇隆。至協天大帝。諸葛孔明初薨之後。後主即謚為忠武侯。至今未改。問。蜀漢自古有英傑出焉。揚雄司馬氏鳴

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鳴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

答。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菴諱慎者。探花陳秋濤諱子壯者。或負奇才如子雲。或顯忠節於勝國。亦自有入。

問。信然也。楊升菴文集已得見之。陳秋濤之書未得見之。想有文章著述而傳世。皇明人物高出漢唐者。雖我外國而知之。有素如順之管見。雖不知所議。而竊聞之。先

愛水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輩如薛文清蔡虛齋者。所謂君子儒。如王守仁王龍溪林子中袁了凡者。淫老佛不免。三脚猫。如王世貞李夢陽李于鱗者。文章與五誥三盤相類。而大不及。如徐中行茅鹿門鍾伯敬者。不過醉古人糟粕。今依先生欲質問之。果如何。

答。陳秋濤亦有著述。有經濟錄。已刊行。未知國變後其書刊行否。國朝人物。如薛文清李夢陽。氣骨錚錚。足為國家砥柱。所謂烈風勁

草。板蕩忠臣也。無媿儒者。若王陽明先事之謀。使國家危而復安。至其先時擊劉瑾。堪為直臣。惜其後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饒舌。王龍溪雖其高第門人。何足復道。袁了凡恬靜清和。亦其好處。全然是一老僧。何足稱為人物。其他或曰理學名家。或曰詩辭擅聲。未足可。曰著稱貴國者。其中如王弼。川猶少。長於數子耳。愚見如此。有當高明否。問。富哉高論。啓發如披雲。仰日。所謂一夜

話勝二十年書者也。我國當今志學者易用朱義春秋用胡傳書用蔡傳詩用朱傳間亦有好異者捨宋儒之說而用近世快活之說故其所辨論如長流之不可障雖然步步不由實地如順者因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

答。為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即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為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

變化於民風土俗否。台臺波知其弊必不復蹈於此。果能自為學修身令而為一則蔡傳朱註胡傳儘足追踪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皋陶伯益所讀何書也。

問。偶得造儒宗之門。可謂一代之面目。唯恨言語不通。書不盡言。情緒多端。不能伸之。余願奉先生於東武。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

答。幼年稍嘗學問。近者荒廢廿年。謬謂儒宗

甚羞聖道。台臺有情緒。欲教諭之。而言語不
相通。前翰教中。問善辭命者。未知其指。不敢
遽爾煩人。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即往
恐無益也。

問。退託誠為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
或遊說。間亦志君子之學者。惟多矣。雖然
如先生身生仁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
為無益乎。小生所不解也。

答。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

不可得。且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
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真能為
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豈一
儒生與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
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為退託。得罪於孔
子。多多矣。況僕之視貴國。同為一體。未嘗有
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
能一旦豁然。

問。明教悉矣。聖教降替。誠在時。君與時相。

方今東武。我學且行。國之牧伯。邑之宰主。多是有道之人也。有為之時也。一方之流。雖浚入骨髓。而得博雅君子。相與唱我道之美。攻彼方之弊。則雖不在一朝一夕。而或十年。或七年五年。亦可曰小異。況今東武有大成殿。春秋二祭不懈。彼一方之流。雖饒舌。而士大夫輩無敢聞之者。唯避南蠻天主教之嫌。故其迹佯尊信一方。實不及我道之行耳。

答。僕在此廿年。所聞俱謬。茲承大教。積疑釋然。果爾。世道人心之太慶也。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即不寒。食之即不饑。非如彼邪道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千年萬年。總來無一人得見。所云有悟者。亦是太家共入窠臼中。未有一句一字。真實。可惜無限聰明人。俱被他瞞却。誠可哀痛。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即有其功。賢君能

主之於上。宰相能嚴之於下。不至數年。風俗立改。若至十年。王化可行。何止變其風俗而已。且行之甚易。不必如禁南蠻如此之難也。

問。先生所冠所服。是貴國儒服。儒冠乎。

答。僕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爲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虜變已來。上下無等。清濁無分。工商敢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無敢禁之者。無論四民。即倡優隸卒。亦

公然無忌。誠可歎傷。僕所服者。猶是便衣。至於禮衣。此間不便。携來亦力不能製。

先生曰。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則聖人之心亦不宜非。文則聖人之言亦不傳。然文須通於天下。達於古今。方謂之文。若止一方之人自知之而已。則是方言調侃。非謂之文也。今貴國事事盛美。而無文。且達於中華。則亦何能知其美。且大萬一後來之治。不能如今日。則貴國之名。永永不傳矣。此君

相士君子之憂也。亦君相士君子之恥也。高明曰爲然否。

順曰。文之爲用。不可勝計。中國之文章。直寫平日言語而已。我邦文字。不然。平日言語與中國大異。故作文字。亦不自由。是故文才迢逸者。良希。雖然。朝有掌文字官。務學中國之文。其所傳者。日本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文德實錄。新國史。舊事紀古事記等。皆是我邦典

籍也。方今東武亦有日次記錄。備來世而已。君相士君子。大概祖先出武隊中。昇高位。子孫世官。世祿。無暇學文字。故多不滿意。人意亦無如之何。

答。中國言語。自言語。文字。自文字。我朝。自制義。取士。士子。祇以功名爲心。不務實學。故高貴之文。舉世亦無幾人。多者。十餘人而已。非讀書者。皆能作文也。然代不乏人耳。若云君相起於武職。漢高祖亦起於卒伍。而今日聖

教之不墜地者。皆漢武帝表章之功。所_レ_レ臣文
章之盛。亦惟西漢為最。僕之為此言者。謂貴
國今處極盛之時。若_レ曰。惜乎其獨少此爾。

問。本朝文粹入高覽。其文章如何。文粹有
三善清行者。我邦儒者也。意見封事十篇。
載在此書。

答。大槩一見耳。至三善清行者。亦失記其名。
僕曰。台臺真懇。故亦抒誠言之。儻務為虛美
之詞。不如此唐突矣。僕素曰。西蜀秦宓。晉朝

桓温刁彞。事為非。豈肯身自為之乎。直視貴
國為一體。故披瀝心膽。無少忌諱。非曰氣概
為事也。

問。沒來由國在暹羅國。西所謂身毒國歟。
答。交趾人謂白頭回回之類。謂之沒來繇。未
知其字果是何如。亦未知其國果在何處。如
是身毒之國。則今古之流毒者。皆其國人之
所為也。

問。阿蘭陀國通中國否。

答和蘭在中國之西北。南蠻紅毛三國鼎足而居。繇海道不繇中國。

問中國西北有大宛匈奴等。和蘭應在西南方。

答匈奴在西北近邊。大宛則過樓蘭車師。疏勒龜茲烏孫。繇陸路涉廣漠。固與此有別也。

問栢我邦今作桶葺屋者歟。

答栢中國樹於墳墓寺觀。其材堅而美。可為器具及為棺。天子黃腸即此也。所謂東園秘

器。

問右北平去沙漠幾千里。金陵去北京幾千里。

答右北平之外。即為薊州昌平。去虜地六七十里。故有黃裏太逼胡沙之語。其去大同亦止二百餘里。其出喜峯口。牆子嶺。古北口。永平府。俱不遠。金陵至北京。有二千六七百里。問交趾去南京幾千里。所謂臺灣。東京。安南。皆交趾之種否。交趾古五溪蠻否。

答。交趾先為布政司。其數反覆。宣宗皇帝棄之。貢道繇廣西南寧。幾及萬里。至京東京安南。即交趾也。臺灣為海中一島。近福州。五溪蠻。則湖廣沅辰之峒蠻也。非交趾。

順曰。古來中國稱我邦曰倭奴。是非我邦之通號。近世入寇貴國。皆筑紫九州之人。乘亂逃逸。鈔掠沿海。遂視之為盜賊。此不可不辨。

答。中國與貴國不通之故。皆邊吏之罪。天子

遠在萬里。竟不能知其情。僕久有此志。又平心夷氣。絕無客氣。為梗於中。儻有中興之日。僕得仗節歸朝。特當奏陳其顛末。若先朝露填溝壑。則貴國之汚名永永不白。而中國之邊疆未得無事也。入寇之時。滯亂慘毒。備至。加之惡名。不亦宜乎。

問。貴國去我邦幾千里。交趾去日本幾千里。來日本向何方。人人曰。交趾在日本西南。其間有幾嶋。有幾山。否。

答。中國去貴國水道一千六七百里。交趾去貴國八九千里。來則向東北方行。交趾故宜在西南也。其間幾鳴幾山。僕見之尚不能識。況能知其數標其名乎。

問。蕪陋文字辱一覽。謝謝。未知但爲文理否。願無皮裏陽秋。而直論其非。則素望足矣。

答。僕好直言。故多唐突。台臺不患無學。要在清理氣脉。若使氣脉未清。未爲爲文之絕義。

也。幸勿爲罪。

問。氣脉之清。有何術而可得之。

答。別無他術。只是多讀書。有來歷耳。試看從古大方之文。佳與不佳。則時有之。其氣脉則無有不清者。又貴國之文字。多自造。且填入之。行之遠。方能通解否。

問。文章氣脉。蓋從時代風氣而已。唐宋元文字。大概氣脉相同。讀過不滯。就中韓柳歐蘇周程邵朱之文。爲然。唯迄明家諸公。

文章全不相類。終日讀之。徒覺聱牙。我輩文章。多學唐宋。故與明家文章殊不同。未知先生意謂如何。

答。聱牙者。此借艱澁。曰文其淺陋者也。或一時偷取功名。則有之。不可掩天下萬世之目也。至於氣脉神理。自古及今。未之有異。何有時代之不同。

問。貴門人省菴。雖未知其爲人。而聞人人說。天性啓明。且親炙先生。有日。其極致不

可。易言。僕何敢望省菴。拙作擬興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遊否。

答。省菴之爲人。如其文。其立志。更有人不可及者。今者欲來長崎。未奉其主令。未敢見黑川公。是日不得來。然今年四十餘矣。台臺若能虛心極力。日夜精進。且可過之。何遂不

及興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古。僕深有望於貴國。但曰僕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爲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貴國主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必有非常之識。亦非今日可遙度也。

問。日本上世文學大行。中世日來荒敗。神祖初受命。五六十年。略雖事文字。未有傑出之才。故學者之病。皆如先生之言。

答。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其表章六經。實爲萬代之功。若非漢武。則聖人之學久已滅絕矣。豈宋儒所能開闢也。今貴國但患不能好聖人之學耳。果能好之。且可爲堯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國也。此爲之數年。便可見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試之。而徒作臨淵羨魚之歎。此言非如釋氏之捉風捕影也。

問。古人不欲封萬戶侯。而欲一識韓荊州者。何也。日聞其所未聞。月見其所未見。

順非敢曰古人自處者然亦聞古人之道
 喜之有日先生曰古人之道教我則為幸
 來千里之遠而逢所未逢之人而聞所未
 聞之論所謂虛往實歸者也不亦悅乎今
 當遠行再聞至論亦未可知願得拜昌言
 曰沒身誦之幸勿辭焉

答相晤兩月中間間濶日多今當遠行可勝
 依依臨別贈言君子之道魏公子牟之言可
 念也應侯英雄猶然心醉若在聖門顏子之

若無若虛不可及矣賈太傅非不有才惟不
 善藏其用耳能使少有含蓄漢家事業光於
 文帝之時必不至漢武令平津武安開其端
 也文章雖一句兩句曰至長江大河皆當從
 經史古文中來必不可用土語湊泊及自杜
 撰字語填塞有此雖集千狐之腋猶貽續貂
 之譏矣

問鄭玄云格來也物事也司馬溫公云格
 扞也物外物也王陽明云格正也物事物

也。

答。格兼至正，二義。扞字全非。扞格之格，非格物之格。

問。或人評至正，二義。曰。上已曰正心，下何。又曰正物，所謂床下架床者。此說如何。

答。床下安床，屋下閣屋，非此之謂也。若如此上已曰明明德，何。下復曰致知。

問。物物理也。正物理，則雖不及致知而無妨乎。

答。至正有相兼之義。非曰正物也。

問。程子曰。今日至一事，明日至一事。此說僕亦不信。先生謂之何。然至字義，則格至正也。物物理也。先生亦從此說否。

答。格者隨其物而格之，亦非今日至一事，明日至一事。若今日之事，關係父子君臣夫婦，又將如之何。

脩身正心，敢問其要。

答。心無邪無枉，無黨無偏，便謂之正。故大學

不言正心之功。而歷言心之不得其正。心若不在。則視聽飲食俱非矣。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既能時時在腔子裏。如何得有不正。至於脩身者。亦非如釋子修行之修。只是還其本來無欠缺之身。便是修了。

問。姊妹嫁一夫。恐無此理。舜娶之。非是如何。

答。諸侯一娶九女。正不必曰不置妾媵為賢。且天下之事。惟調停婦女為最難。而姊妹同

室。比之姪娣。尤為難御。堯欲試其處之之道。故曰。觀厥刑于二女。天子之命。舜豈敢違。非舜欲娶之也。何疑於此。

問。雷災大行。十餘年。每年自正月至十一月。無寒暑。無晝夜。有雷必有災。有災必殺人。今年五六月之交。震死者七八人。蓋執政要權之過。而天責之。則何不在其人。而在此不辜民乎。

答。聖王治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雨不破塊。

風不鳴條。今雷應收聲之時。而反為災。甚至殺人。則陰陽變易極矣。此必時政有所闕。是在上之人。嚴加修省。曰回天變耳。若一人為非。而必雷曰激之。是天代人君為政矣。古今必無小人矣。小人失道。自然殃及百姓。無疑也。

問。曰。生物為心者。天也。繼天施德者。聖人也。然則天無言。聖人有言。天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聖人不敢為之。今雷不

殺萬人之人。千人之人。而殺一人之人。是何足畏。是何足責。請承其詳。

答。成王之時。大風拔木。偃禾。木與禾有何罪。是天動威。曰彰周公也。今不宜殺而殺。天其或者曰。此警戒人君與執政歟。

問。今早上公見先生。謝札曰。拜登二字。不能解。拜即伏拜之拜。登亦登級之登歟。謝是先生之謝。而高書者何謂也。

答。拜者是既拜而登其物也。謝是謝上公禮

宜高擡。中國廟堂之禮。聞字。請字。特字。俱一擡頭。又謂之雙擡。

問。登有尊閣之義否。

答。登者升也。與左傳下拜登受之義稍異。

問。解額何謂也。

答。解試有額。或多或少。如南京每科一百四十八名。而雲南貴州止四十餘名。

問。分署何謂也。

答。國初各省俱用中書省官治之。為平章事。

副之者。曰參政。乃參知政事也。故曰紫薇分署。

問。京考差何官。

答。南京為應天。差翰林太老二員。順天同。浙江江西。差太翰林一員。科臣一員。

問。房考。房是齋室。房局。類耶。此任是何官。

答。是經房。分考官。詩經六房。易經六房。書經四房。春秋一房。禮記一房。

問。四名五名何謂也。

答。每經各取一名。冠場。令解元。為五經魁。第一。二名。為亞魁。

問。兩榜何謂也。

答。言兩次登榜也。

問。十七名何謂也。

答。十八房合會元。為十八名。

問。會試廷試何謂。

答。會試在於北京中。或者為會元。其次十七人。為會魁。廷試為狀元榜眼探花。



問。瓊林是林名耶。

答。言所取之士皆美玉耳。

問。內科何謂也。

答。於詔誥表之中。任意作一道。不全做文也。

問。五道謂何事。

答。策止於五篇。

問。父之姊妹何稱。

答。姊曰姑。媽妹曰姑娘。總曰姑。兄曰伯。父弟曰叔。父又曰季父。

問。父之兄弟之妻何稱。

答。父之兄妻曰伯母。弟妻曰叔母。

問。姨。

答。有二。母之姊妹曰母姨。妻之姊妹曰姨。又曰季母。又曰嬪。又曰嬪娘。

問。姑。

答。父之姊妹曰姑。婦謂舅之妻亦曰姑。

問。舅。字有外舅。字。此義如何。

答。母之兄弟曰舅。母舅也。婦謂夫之父曰舅。

塔謂婦之父曰舅。別於母舅。故曰外舅。

問。韓祭十二郎云云。此十二字何數量。或謂杜甫曰杜二。此二字亦同。如此數量之字。不知其義為何。

答。中國有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兄弟。宗族衆盛者。恐上下無別。故用一字。以排之。謂之排行。故曰行幾。自一至百。或有百外者。杜二十二郎。即行也。

問。具慶義何謂。

答。父母俱存者。曰具慶。下。父母存。而上有。祖
父。祖母者。曰重慶。下。父存。母歿者。曰嚴侍。下。
父歿。母存者。曰慈侍。下。父母俱歿者。曰永感。
下有。三代俱存者。曰重重慶。下。然。不可得也。
有。則說爲希世之奇矣。

問。野服法。朱文公初製之。然世無服之者。
迄羅大經時。其服已絕。纔在趙季仁處見
之。先生在南京見其服否。但歷代有異乎。
答。晦翁先生言得見祖宗舊制。則非初製矣。

但明朝冠裳之製。大備於古。自有法服。故不
用先代之物。而其製遂不可見耳。

問。滾衣製。明朝所用如何。先生所見者。法
禮記乎。法朱文公家禮乎。

答。僅見家禮耳。明朝如丘文莊亦嘗服之。然
廣東遠不可見。王陽明門人亦服之。然久而
不可見。家禮所言。自相矛盾成之。亦不易。故
須得一良工。精於此者。方能爲之。

問。祭服古來有法。明朝士大夫公侯家廟

時祭。其服用何物。聖廟釋奠。有司等所服者。服其官服乎。抑別有祭服耶。

答。外祭用吉服。吉服者。緋錦繡帶。隨其官品。玉犀金花。素銀花。素明角黑角之不同。內祭用素服。素服者黑也。釋奠外祭也。用吉服。世亦稱青公服。為祭服。官之高卑。俱束黑角帶。但鑲者不同。內祭中。太祭時祭。亦用吉服。或錦繡。

問。太祭謂何祭乎。

答。如祭始祖。祭先祖。正月元日是也。

問。黑即黻素服乎。

答。審黻素色。似灰色。與黑色有異。黻者喪服。與黑稍異。黑者今日本多此色。

問。唐山有煎茶久矣。唐陸羽。陸龜蒙。盧仝。張又新等。皆有煎茶詩。宋朝有點茶詩。煎也。點也。其別如何。

答。自宋日來。皆用點茶。所謂點茶者。點湯也。水大沸。恐傷茶氣。先用冷水數匙。入於湯中。

而瀹茗則氣味俱全。故曰點茶煎茶別自一種。如六安等茶則久煮而後味全。故亦有煮茗之說。然煎茶點茶世人亦互用之。不甚別也。

問。瀹字義如何。六安何謂也。

答。瀹者泡也。入半湯入茶。又加湯注滿為瀹。六安地名。產茶甚佳。能消積滯油膩。故須久煮而味足耳。

吉弘元常問曰。漢朝鄉舉里選其法如何。

先生答曰。某人榜及第。曰狀元為主。某人下及第。曰考試官為主。榜本用板為之。後世俱用大紙。鄉試會試用白紙。廷試用黃紙。故曰黃榜。上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某處。如言南直隸華亭學生習詩經是也。漢試大經十道。得五為通。唐試詩。宋試論策。明朝第一場試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二場論一首。詔誥表內科一道。判五道。三場策五道。廷試策一道。所謂舉子業也。

問。剡地字義如何。

答。剡地猶忽地。俗曰忽地裏。

問。唱喏字義如何。

答。唱喏所謂揖也。婦人女子之禮。謂之唱喏。

問。廣志云。成都有柚大如斗。又閩廣有二

種如瓜者。日本所謂柚甚小。如何。

答。柚有紅柚白柚。紅柚者其皮皆黃色。或黃或青。黃穰紅肉。實酢多而甘少。味淡不佳。其大者可比二三升器。穰同瓢亦曰囊亦曰瓣亦

曰繭。白柚者穰白肉鬆味更不及紅柚。其大者可比三四升器。

問。周尺所謂六寸四分弱。用何尺為準乎。

答。周尺今人目為今尺六寸四分弱。按文王十尺。湯九尺。目周尺量之。則文王六尺四寸也。如此人今猶在。何及見其書乎。然則知周尺非今六寸四分。明矣。文公家禮所謂六寸四分弱。鈔尺也。鈔尺與今尺不甚相遠。古文尚書書目八寸策。可見周尺六寸四分弱者。

非也。

問。四書五經。娵。名義何如。

答。言娵秀也。

問。娵秀之義。言註解之美乎。所自名者。非誇乎。

答。明朝四書五經。主意講說。非為解經義而已。皆所目為作時文之地也。時文目艷麗。娵為工。故經書主意。有娵。娵之名。非齋名。亦非人名也。

問。牛有貴骨。賤骨之稱。願聞其說。作脯法如何。

答。牛之前足為肩。臂。膈。近脊而大者為肩。中為臂。下為膈。最下為蹄。近世總謂之前腿。後足為脰。膊。胛。近脊而大者為脰。髀。及漢書之髀。髀。總是一物。而異其名。近世總謂之後腿。四蹄連皮卸下。經之所謂肆是也。脊有脰。脊有平脊。有橫脊。名雖貴而無肉。肋有代脊。有平脊。有長脊。三者之骨亦稍貴。此皆祭祀饗

燕。君與君夫人及卿大夫。餽有貴人取貴骨之名。諸侯賓客。豚解。體解。房胄。饗宴。故有此名。然殷人貴胄。周人貴肩。殷人質。故貴。髀。周人文。故貴。肩。亦無一定。至於尋常烹飪。惟視其喜好。無所謂貴賤也。牛耳者。諸侯盟會。最尊一人。執牛耳。軟血。非用。且烹調也。惟全胄有之。其他俱不用。作脯者。用新殺牛肉。去其筋絲。翳膜。切薄。湛。且。美酒。鋪於萑箔上。晒乾。總謂之脯。如前加姜桂。灑。且。鹽。而修治者。

曰服修

迂達問曰。日本佛法隆盛。名山勝區。為渠所占。葬禮多用浮圖之法。中國必異于此乎。

先生答曰。中國世家大族。且禮葬。其餘世俗農賈之家。隨其家業之有無。亦有歛手足形。懸棺而窆者。作佛事者。俗人之習也。云是超度亡人。登。登。極樂。脫離苦厄。且愚弄無知者耳。未有浮屠氏敢挾持士紳民間。短長者也。

藤井德昭問曰。刀劍弓馬鎗戟等技藝。士子所當學為。而於心術之學。恐有害乎。

先生答曰。學者志不可雜。頃言專心致志者。此也。若今日欲學何事。明日又欲學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藝。何也。且其志泛而心浮。且欲速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足下稟賦薄弱。恐非用武之器。且今既食厚祿。又復汲汲於他事。何為也哉。

或問。周禮註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

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曰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賓擡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擡。明朝亦用此禮。否。

答。今之命婦。入朝。坤寧宮中。宮俱肅拜。蓋立而拜也。婦人曰肅拜。為重。跪而拜者。次之。拜中最輕之說。亦非也。所謂擡者。是也。所謂歛衽拜者。是也。如曰肅拜。止再拜。卻至如何。三肅使者。註曰。手至地者。亦非也。既已手至地。

矣。如何言介冑之士不拜。不拜者。且其技拄
不_レ便_レ屈_レ伸_レ也。手已_レ至_レ地。何_レ又_レ言_レ不_レ拜_レ乎。既已
不_レ拜_レ矣。何_レ又_レ言_レ肅拜_レ乎。韓厥之於_レ齊侯。再拜
誓首。獨非_レ軍中_レ乎。獻子豈不_レ知_レ禮_レ者_レ乎。如何
言_レ肅拜_レ爲_レ軍中_レ之禮。蓋儒者不_レ達_レ古今_レ之禮。
所_レ見_レ異辭。所_レ傳_レ聞_レ又_レ異辭。故_レ紛紛_レ不能_レ歸_レ一
耳。古樂府伸_レ腰_レ再_レ拜_レ跪_レ亦_レ非_レ誤_レ也。古人之跪
即_レ如_レ今人之立_レ跪_レ而肅拜_レ與_レ立_レ而肅拜_レ正_レ自
相同。非_レ有_レ異_レ也。今時太守見_レ上官_レ兩_レ膝_レ跪_レ地。

其頭略俯。而肩背不動。疑肅拜相侶。而亦非
也。不知者遂據太守之拜爲肅拜。豈不_レ訛_レ且
傳_レ訛_レ乎。儒者之誤後人。多此類也。儒者誤後
人。後人復誤後人。真_レ如_レ扣_レ盤_レ乘_レ籥_レ矣。何_レ嘗_レ有_レ
真_レ見_レ其_レ是_レ者_レ乎。

或問律曆志曰。且子穀秬黍中者二十四
銖爲兩。較之日本之衡。其差若干。

答。黃鍾之管實二千二百黍。今用二千四百
黍。故曰兩大約與日本之衡所爽不多。

問。所謂拒黍。日本有之否。

答。日本有之。膚黑綻裂之處。微露紅黃。拒黍者。一稔二米者也。

或問。令義解。

答。前人文字自佳。序表皆妙。釐然一國之制。貴國文字。但中衰耳。後之有志者。自當振興之也。

或問。鳧栗鴨。

答。鳧一名飛鳧。一名水鳧。一名鶩。一名野鴨。

一名水鴨。一物而異其名也。栗鴨頭及頸有赤毛。或黑或蒼黃黑。栗錄然也。亦曰漂鴨。漂水甚多也。亦曰鶉鴨。

或問佛手柑。

答。佛手柑有夏生秋生之異。夏生者小而指皆舒而香。食之味辛。秋冬熟者大。其手指皆拳曲。味淡香氣微減。所示柑。比閩中所生者更大。則是土性所宜。

或問。田雞紅纓鶴鶉。

答。田雞、青蛙也。亦作鼃。中食。或蒸。或為羹。或為臠。或醃。麪煎。訖如餅。俱可。

紅纓。纓。騶也。曰犛牛尾。用茜草染紅。朝冠。盛用作纓。旗旂。旗。亦用作纓。馬額。亦用作纓。詩中白馬紅纓。即此。

鷓鴣。亦作雒。雒屬。尾最短。大如班鳩。老黃色。渾身細花。善鬪。亦能鳴。作炙甚美。滯鳥也。

或問猩猩。

答。前在交趾。聞其國海邊有此種。採掇中菓。

曰為食。好酒。好著紅屐。中人曰此愚而擒之。聞之。唐人者亦然。然未之見也。僅見一焙乾者。長可四尺。口鼻齊整。在唐山時。於嘉興崇德地方有二。一牡一牝。曰檻車籠之。觀者如堵牆。然亦未之見也。亦未知自何國來。但聞夜則放出。洩溺畢。則復入籠中。其後牝者物故。祇存牡者。解京耳。其時不留意於此。故未之詳問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批評一

批毛詩

小雅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朱子曰龍註寵者非天子美諸侯之詩如何註作寵字諸侯承天子寵靈澤敷下土非龍

而何。

批尚書三條

大禹謨。帝曰。兪允若茲。蔡註曰。舜然禹之言。曰。為信能如此。則必有曰。廣延眾論云云。

允若茲者。言信乎其如此也。非謂信能如此也。若加一能字。曰。下意味便淺。

益曰。都帝德廣運。註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云云。

廣運者。無一處不周。偏無一時敢怠弛。即易之所謂天行健。自強不息也。即詩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也。曰下皆勸勉之辭。文氣與天之曆數在。爾躬數句相俚。但一正一反耳。觀下四乃字。可見如何。說是諛佞。此與上文下文一氣貫穿。如何說不接連。註大謬。

其誓。有扈氏怠棄三正。註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三正伯非子丑寅之三正。今謂唐虞之前當已_レ有之。無_レ所憑據。

批禮記四條

檀弓。子思之哭_レ嫂也。為_レ位。

孔子之喪。子思實為喪主。而記無文。子思哭嫂為位。則子思有兄矣。孔子之喪。其兄為之喪。是何記者失之。

君復於小寢太寢。疏曰。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馮氏曰。寢所居夜之地。云

云。

諸侯世世不敢居高寢。安得有復於太祖之寢者。當_レ呂馮說為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註知悼子。晉大夫名。瑩。

昭九年傳。呂為荀盈。李調為嬖叔。屠蒯杜蕢。猶是音之轉耳。荀瑩卒於悼公時。非平公也。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註。綏字當從_レ周禮作_レ隋。減毀之名也。

周禮。惰祭之於妥。音之同也。綏之於倭。字之訛也。楚茨。曰。妥。曰。侑。妥。引禮。妥。尸。曰。釋之。妥之為言安也。綏亦訓安。即曰楚茨。曰。綏。後祿。綏。字。釋之。亦無不可。但不若惰祭。意義為長耳。

批左傳五條

閔公二年。成季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季氏二字不可解。或者言是少子乎。此時桓公壯年。不當言是少子。左氏下筆。乃如此草率乎。

僖公二十八年。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註大誤。使問。句。且視之。句。病。句。言病則將殺之。乃舍之。註亦不是。此政是愛其材處。束胸

見使者。是悔罪處。距躍曲踊。是知文公愛其材。而曰材自見處。

襄公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八年。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呂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

美車與相鼠茅鴟。二事不當再見。美車猶可。

嘲客之事。必無再見之理。况同是叔孫穆子一人乎。若穆叔果為之好事。而陵人亦不得為賢矣。何如不與其食之為愈乎。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楹。傅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皆非禮也。

楹宜丹耶。楹宜刻耶。則不必書。即或稍乖於禮。不過仍其舊而已。罪不在莊也。楹不宜丹耶。楹不宜刻耶。莊公何。曰。得丹之刻之。曰。為

孝耶。崇其父而薄其祖。非孝也。呂為禮耶。墮清廟茅屋之制。開紛華靡麗之端。忘不共戴天之仇。狎閨房好合之私。非禮也。且人孰無父。孰無子。儻子而各私其父。則父呂傳子。子呂傳孫。將無不丹之楹。不刻之楠矣。典祀母豐於昵。獨不聞先賢之太諫耶。莊公之罪大矣。且桓公弑君篡國。淫縱文姜。身死非命。其罪不可擢髮數。丹楹刻楠。愈彰其惡耳。况所娶者又仇讎之女耶。

昭公二十三年。吳為三軍。呂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註掩餘。吳王壽夢子。

吳壽夢之子。長曰諸樊。立為王矣。諸樊死。立其弟餘祭。餘祭死。立其弟夷昧。王僚乃夷昧之子。且為太子。豈有下呂伯父且邦君之名。名其子者乎。掩餘。王僚母弟。豈得是壽夢子。

批六韜四條

盈虛篇。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

虛。一治一亂。所_レ以然者何也。

帝堯巍巍蕩蕩也。只是如此做去。儒者定要_レ在_レ心體上。看_レ入_レ細微。所_レ以於_レ世界上功德不_レ曾_レ究竟。獨不知克明_レ峻德。黎民於_レ變時雍。光_レ被_レ四表格_レ於_レ上下。合_レ微顯天人原是一體。

農器篇。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_レ在於人_レ事。

知_レ此可謂神於兵矣。管子全得_レ此意。

軍畧篇。武王問_レ太公曰。引_レ兵深入_レ諸侯之

地。無_レ有_レ舟梁之備。又無_レ水草之資。吾欲_レ果_レ濟_レ使_レ三軍不_レ替留_レ為_レ之。奈何。

問得_レ甚好。好在_レ周密。對得_レ甚好。好在_レ灑脫。

金鼓篇。太公曰。凡_レ三軍_レ戒_レ為_レ固。已_レ怠_レ為_レ敗。

左史倚相之敗_レ吳。本_レ此。吳人往_レ返_レ六十里。上下_レ勞_レ頓_レ懈_レ弛。楚人一_レ往_レ三十里。又出_レ其不_レ意。所_レ以_レ一_レ擊_レ取_レ勝。

批_レ武_レ經_レ節_レ要_レ二_レ條

選將篇。五謹九術。

節要纂集七書故云爾。非謂五謹之後又須
 呂九術區別之也。五謹已極將材之選。若又
 復之。呂九術是耳目人無已時而終身不得
 一將矣。况九術非能精於五謹也耶。雖曰會
 通七書。然亦有非七書所有而輯之者。大得
 七書為本耳。

教平原兵篇。呂長參短。呂短參長。回軍轉
 陣。呂後為前。呂前為後。

若方圓曲直銳。教練能熟則左亦可為前。右
 亦可為前。

批說苑十八條

曾南豐說苑序

子政呂貴戚之卿。當恭顯擅朝播虐。豈容坐
 視。至乃呂枉已誦之。大不然矣。獨不曰禹稷
 顏子易地則皆然乎。况乎屈平三黜而君子
 不非其訐。自沉而死。而君子卒憐其忠。子固
 是非頗謬。大槩可知也矣。無恠乎其登進劇

秦美新之揚雄而不疑也哉。

成湯自責致雨

成湯自責致雨。古今美談。言未已而大雨。天亦應之速矣。然六年之前幾無子遺矣。乃至此方自責耶。

韓武子田

君疾將革而臣子田。君已薨而猶欲卒獵而後弔。六卿無上之罪著矣。

司城子罕相宋

子罕不去南面之墻而通西隣之潦。又專宋國之刑戮。則又一田常矣。

翟黃對田子方

魏為畢公高之後。畢原豐郇則文王之昭也。畢萬佐晉獻公有功。始封於魏。其孫魏犇。始以縣為姓。武子之孫魏絳。絳之子舒及曼。多為卿。舒之餘子戊。為梗陽大夫。及文侯魏斯。始三分晉室。而為諸侯。無有氏公孫者。季成安得氏公孫。或有稱公季成者。其祖非諸侯。

必無稱公孫之理。子政誤矣。此書膾炙人口。然撰述之際。多有改竄原文。殊似無味。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

陳氏爲之。則曰竊國。晏子爲之。適曰佐君。其中之故可思。

晉襄公薨。趙宣子議立君。

如此則須知所曰定國。是植國本。宣子於斯漫無主張。故卒及於難。惜哉。忠而不豫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

此章乃著書者欲揚桓公之善。而不知其背於理也。燕之隣境。一爲齊。一爲中山。若燕君入中山之境。曰逆桓公。固不容割中山。曰與燕。若入齊之境。曰逆桓公。此又古今必無之事。著書失實。故曰文勝質。則史無足恠也。惜乎此書垂二千年。未有一人拈出者。又曰割所至之地。曰飾出境之非。是猶封唐叔。曰實戲言之。失均非至當不易之論。魏文侯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

然乎哉。汲黯獨非官而受祿者乎。果若此言。將率天下而出於無用之路也。

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諸御已入諫。曰。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云云。

莊王賢主也。有是理乎。即不賢也。有因一臺而殺諫臣七十二人者乎。魯昭公不用子家。羈。臣至奔亡。客死。或陳亦有之耶。於越入吳。

在春秋之終。楚莊王時。不有此事。莊王當魯之文公。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曹亡。在哀公八年。語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僖負羈。乃桓莊閔僖間人。去曹亡且二百年。悉皆牽強成文。謂劉向校書天祿。廣博淵深耶。

太宰嚭譖吳子胥。

宰嚭之言。何等有理。可聽。今人乃看伯嚭是一花臉。所曰伯嚭之不絕於世也。

申旗對秦昭王

汾水絳水二句亦在肘履之下乃韓魏意中語大有情致若出之智伯之口便無味矣智伯不若是淺也子政著書曰曉庸主特故為顯淺耳

魏趙倉唐為太子擊使于文侯

趙倉唐與穎考叔同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謂斯與父子君臣俱善讀詩恐今日詩人未必有此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見之

使者辭可聽然無此事果若此則史緡不必尺諫矣

晉太史屠餘對周威公

晉平公之臣有屠餘又有師曠皆能先見興亡之故而卒至於敗用賢可不亟乎又曰用久行政宜足曰回天矣而終不免於身後必有故已屠餘不明言而威公又不知深求惜哉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見之。

使臣識見庸常。又不精細。其國必不能寧也。國寧如何可伐。莊王見識却高一籌。

越破吳請師於楚。左史倚相進計莊王。

左史倚相當靈平之際。且越破吳而分吳地。豈是莊王之時。

田單興師十萬將呂攻翟。魯仲連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

將軍二句。一本無之。字必字。則語氣婉而壯。

冷而有致。加一必字突而反弱矣。

孔子觀於吕梁。

此非夫子之言。且文義有大不通者。而讀者不察耳。非不察也。不能察也。

批新序二十條

楚昭奚恤對秦使者稱令尹子西司馬子反之賢。

令尹之職不止於是。子西之賢亦不止於是。司馬子反喪師辱國好酒而殞其身恐未得。

爲楚國之寶臣。

擄里子公孫子。讒其茂於秦昭王。其茂卒。奔齊。

呂其茂之周至。昭王之賢明而卒。呂讒敗。又何怪乎夫差燕惠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全書委婉。辨折曲盡。一民之妙。魏齊秦武卒。曠騎及霸王之兵。衡量稍確。其五權三至五。無曠。彷彿太公。而越軼孫吳矣。可惜一槩刪。

抹

趙襄子率師伐趙之中牟。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均是物也。襄子成則人誦之。宋襄敗則人非之。天下事孰不呂成敗論也。意者中牟力竭財殫。襄子但玩弄之。呂收民心耳。亦猶孔明之於南蠻。攻心爲上也。不然亦未見其可萬。

一城完不降。而諸侯之救至。襄子亦何。曰。善其後乎。又曰。中牟在大梁之南。滎澤之東。如何。越魏而屬趙。或者別有古中牟也。若中山則越趙屬魏。亦未可知。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曰。迎莊王。君臣敵國。各各說得有理。鄭之不失其國。而楚之霸諸侯也。不亦宜乎。

莊王還師。曰。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云云。莊王曰。嗚呼。吾兩君之不相能。

也。百姓何罪。乃退師。曰。軼晉寇。亦是歸師。勿過之旨。只是說得好聽。做得冠冕。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

司城子罕亡。而子韋不從。其復也。猶謂是子韋遺德餘教。其賢可知也。移相。移民。移歲。恐非君子之言。雖然。或姑為是。曰。試景公未可知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云云。武

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

楚共王為莊王之子。去武王六世百有餘年。卞和尚在。泣盡而從之。臣血乎。子政博學多才。乃草率至此。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鋪入曰云云。

劉貢父止王安石田梁山湖說本此其恢諧與此絕同。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

禮非晏子之家禮。景公猶不敢言去之。而曰請去。然則景公猶有可為也。若今人便臣朝服而至。為可厭可惡矣。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子罕非能損己。日益百姓。只是不己己之貴。而加諸其隣耳。當時便稱仁賢居上位者。一舉一動。誠不可不慎也。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子伋而立壽也。

王祥王覽事甚類此。故幸則為祥覽。不幸則為伋壽。瑯琊歷世昌大。又何福之隆歟。而衛則遂有戎狄之禍。非文公大帛之冠。弘其

畧。衛幾不血食矣。禍水之於人國也。如斯戒之哉。

秦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

屈原忠而被放。放而復用。既用而又不聽。既不聽而又復放。至誠為國百折不磨。而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之屬。既誤於前。復用於後。閹主佞臣。綢繆固結。亂亡相尋如此。貴賤親疎

內外結成一黨。世亦有不亡之理乎。

晉屠岸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

呂宣孟之世德而絕其祀。不可謂孝。萬一其妻所生非男。又將若之何。韓厥能力任。呂亡而朔不亡。非也。程嬰已立趙孤。報屠岸賈矣。可曰死。可曰無死。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召衛鞅耳龍杜摯議之。

按此二策耳龍杜摯自然。不如商鞅。張儀之議自然。不如司馬錯。今人因後來不善。一槩抹殺。且舉商鞅車裂為證。何異矮人觀場。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張儀之謀。止說得皮面上一層。司馬錯便酌量時勢。深中肯綮。

酈食其說漢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

此時敖倉却不比隋世。如何得天下轉輸乃

有藏粟甚多。如曰：秦人漕轉秦之得天下，不久。况都關中，必無積粟於成臯之理。雖千古相傳，瑜獨疑之。

張良論酈食其請立六國後

立六國後，是當時習套。惟留侯能脫套耳。初看此傳，甚可笑可厭。然宛宛欲侶，此時君臣皆不讀書，聞此等語，便足矜爲新奇，豈復有辨其非是者。絕侶村學究抵掌談說於甲叟漁父之前，光景第八段，却有理。

張良迎四皓，曰：安太子

所召迎四皓者，本爲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今乃居二年，嘗爲太子畫策矣，而未見之於上。其中自有妙用。亦如安陵纏之誤時也。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一歌慘刻，少恩骨肉，乃猶如此。釀成人氣之禍，將誰咎哉。

批資治通鑑三十六條

漢成帝紀。趙昭儀居昭陽宮。壁帶徃徃爲

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註服虔曰。缸。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曰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壁帶之中。徃徃曰金。為缸。若車缸之形也。其缸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

壁帶曰木。橫施於壁之腰。如人束帶然。故謂之壁帶。缸者。隨其壁與珠之大小方員而為之。緣納珠壁於內。而裝於壁帶之中。函者。含也。嵌也。在缸為含。在木為嵌。函藍田璧明珠

為句。翠羽二字屬下。服晉註全非。小顏曰。翠羽二字連讀之。甚無解。三者皆名士。而此為小物。何紛紛舛錯如此。壁帶所曰攔畫。兩端為綻。勝一端入柄於鑿。一端開口受柄。余雅不欲批註。今見其大為訛謬。故偶及之。

光武紀。壽張恭侯樊宏薨。遺令薄葬。無所用。

壽張侯棺柩。一名藏。不宜復見。余心與之同。而事異。有為也。

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三老服都紵大袍。

雒陽雖為土中然寒暑異甚北平十月便已
戰疥豈能服紵紵至秋即卷縮中州人夏月
尚稀服之豈有十月可為禮衣絲麻不可績
有偽為羅縠者而不可曰為布今之紵絲尊
官曰為禮服然非麻也意者都紵即此與蜀
有都布又按晉元帝紀太極殿廣室帝令夏
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布豈專為麻葛紵乎

安帝紀楊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
需者事之患也。踈者禍之媒也。申屠嘉欲劾
鼂錯反為所賣。曰致嘔血而死。楊震具奏須
行還上之。樊豐耿寶得先為之計。曰致飲酖
道死。

獻帝紀長沙太守孫堅死策還葬曲阿已
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
堅安六已徙居於舒非仍留壽春也而周尚
則舒之豪周瑜又人傑也堅死時孫策年已

十七。還葬曲阿。已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若其母爲人所拘而默默無言。豈得謂之豪俊乎。策曰。母弟託張紘。後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明年策母寄居江都也。興平元年術欲用策爲九江廬江太守而不果。然善用兵。攻橫江當利牛渚秣陵所向無前。拔曲阿走劉繇。術已表爲殄寇矣。時已擁衆數萬人。而周瑜韓當黃蓋輩皆歸之。豈有其母爲人拘執而迫奪之者乎。總之袁術居於下流而天下之

惡皆歸焉爾。若曰編書者失於點檢前後錯亂亦不甚然。

徐庶母爲曹操所獲

按三國志有元直走馬薦諸葛之語。觀史則武侯之遇主非單福臨別之薦也。總之獲庶母不於此時。史特前後錯亂耳。今按裴松之註。單福徐庶初時姓名。

孫權撫周瑜背曰。卿能辨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誠決二字不可解當是誠快之誤若作誠決則下邂逅不如意說不去下孤當與孟德決之則背城借一之謂也

魏明帝紀漢諸葛亮出師表此臣之未解一也註解讀曰懈

六未解炤上議者謂為非計炤下難平者事難可逆料明明是解釋分解等解字如何註作懈怠懈字穿鑿甚矣

景初二年詔免燕王宇等呂曹爽為大將

軍

曹真卒於太和五年三月至景初三年正月首尾十年曹真呂邵陵侯為大司馬統大兵與漢相距時為魏重臣大將曹爽嗣之九年不書至景初二年十二月方書武衛將軍與燕王宇等對輔政倏忽間免燕王宇官而爽為大將軍中間必有脫誤然此乃爽懿大關係處不應脫誤至此將有所諱而故削之耶溫公殊欠點檢

晉武帝紀。太常博士秦秀議賈充謚曰昔
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
註公羊傳曰取後於莒也莒女有為鄆夫
人者立其出也

鄆養外孫是鄆女為莒夫人公羊傳莒女為
鄆夫人則非外孫矣

惠帝紀。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
嵇紹朝服從征耶。抑帝敗績紹下馬服朝服
而登輦耶。作史者須更留心。此擾攘崩衝之

地。非雍容揖遜之場也。

元帝紀。僕射周顛曰。處仲狼抗無上。其意
寧有限邪。

狼抗。吳下方言也。物之虛大而不可堅緻牢實
者曰狼抗。至今猶有是言。狼狼抗抗。顛河南
人。學方言。故如此。意謂王敦虛恢好大。本無
實用。故不知進退也。

孝武紀。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
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

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
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作史者胡說。如小兒子戲談。軍機捷報。敗則
務為掩覆。曰安人心。勝則張皇震耀。揚旌飛
羽。縱安石有此雅量。亦不得徐徐如此。過戶
限。折屐。曷乃其當理。矯情鎮物。則偽耳。作史
者。憑空捏造。此段曰欺。後人而後人。方就安
石身上。評論深淺。此何異夢中說夢也。

燕遼西王慕容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

州。

慕容農少有雋才。故遼西王之賢。大著於時。
及將部曲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待。又遣諸部
護軍分監諸胡。所為一不善。遂使民夷皆怨。
一敗塗地。可不慎哉。

宋文帝紀。魏主既誅崔浩。太子晃讓高允。
允曰。夫史者所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
戒。

高允前條所對。皆人所難能。至此對。則非也。

史雖直筆亦自有體。亦有實隱人之惡者。至於立石郊壇。是豈爲史之體乎。貪生畏死。多致不祿。高咸陽證魏史事。人所難能。富貴壽考。乃至九十八歲。可見修短非可下曰巧力爲也。

齊高帝紀。宋順帝禪位于齊。右光祿大夫王琨。攀車。獺尾。慟哭。註。獺毛可曰辟塵。故懸之於車。

獺尾。曰木爲之。出於車後。豈是懸。曰辟塵者。

今角帶之後長出者爲獺尾。

褚淵入朝。曰腰扇。障曰註。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

腰扇註不通之極。外官用織。京官用扇。道上則大扇。入朝則小扇。謂之腰扇。其製皆同。特小耳。豈有佩之於腰而謂之腰扇者。且亦非摺疊。若云摺疊。凡扇皆然。何煩註釋。

明帝紀。魏詔淮北之人。註。淮北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

淮北註非是。乃禁淮北之人不得侵掠邊境也。呂招懷江南與去年放還壽陽鍾離馬頭男女同意。若初附之人不許侵暴。此是常理。何須著之史冊。且掠字加不得初附。

梁武帝紀。魏甄琛表乞弛河東鹽池禁。

豎儒呂甄琛疏為妙。若夫經國遠圖。終呂彭城王勰邢巒奏為長。但須歛散有法。使官與民好利耳。

魏長孫稚上表。呂為鹽池天產之貨。今若

廢之事同再失。註前此宣武帝用甄琛之言。廢鹽池稅。已為失計。今又廢之。是為再失。

事同再失。註全非。是言冀定二州常調。絹不可收。一失也。今又廢鹽池。是事同再失也。稚表極妙。大經濟。不好名。不行小惠。好名行小惠。不知大體。敗道也。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皆善圖讖。呂為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高德政。呂白齊王洋。

勸之受禪。

解律金夷也。婁太妃鮮卑婦也。猶識大義。知首禍之人而欲殺之。趙普諸人不殺死亦應羞死。又曰。可惜楊愔家世孝弟馴謹。乃亦首為亂賊。鑿其目而殺其身。宜哉。世間最敗人家國。毀人德行。都是天文圖讖等人。

陳文帝紀。齊呂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註。晉陽并州。故曰并省。

并省註大不通。并州之并去聲。此并平聲。乃

共字之義。如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同簽樞密院事。樞密副使之類。若常山王演身為錄尚書。而又呂并省假湛。是自樹敵也。演豈肯為之。此時方同舟共濟。故呂副錄餌之耳。此處與別處并省不同。觀後乃奏呂長廣王湛鎮晉陽。自見省乃省察之省。非臺省之省。

唐高祖紀。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

棄之。臣竊憤恨。

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此何等大關係。舉而棄之。之下。政當暢言利害。直曰。臣竊憤恨二字。結上。氣象索然。殊非興王之語。且其時謀臣策士。健將。皆在秦主所統。其上表。乃爾耶。

太宗貞觀十三年。車駕謁獻陵。

瑜素疑享廟之禮非是。設尊酌酒之儀粗率。諸書皆然。豈瑜一人之言足信。今者唐謁

陵之制。此註差爲詳悉。而出入有序。則瑜言之一徵也。又曰。中間陵與寢不分明。學者未免迷錯。瑜嘗疑文獻通考及諸書。主人主婦拜與行事。皆於階下。爲非情。故五廟圖改拜位於階上。今考唐制。拜於階下。升階拜於階上。行事俱於階上。祭畢則往階下。則孝孫祖位。方曰解。惜乎著書者多草草耳。主婦立東房。何時出。至階下。再訂之。

睿宗紀。上將立太子。呂宋王成器嫡長而

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之。涕泣固請者累日。

相王即位。中間纔兩日耳。何得言累日。且太子必有儀注。立太子。必有事宜。累日何在。史官譽人失實類如此。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弑危太子。

竇懷貞即從一也。神龍二年十一月。避常后父諱。更名從一。曰景雲元年六月。貶濠州司

馬。何時移益州長史。何時復更名懷貞。二年正月。已與太平公主朋結為奸。中間纔半年耳。改名不改性。卒有溝中之戮。豈非自取之哉。語曰。前為皇后阿蒼。今為公主邑司。必非好人也。無限計謀。百般諂媚。為宰相。為侍中。幾時耳。遂戮於溝中。而臭名千載不滅。果富貴足重乎。身名足重乎。

景雲二年二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上書。曰。為故太子重俊與李

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日避之云云。

此月尚未葬。何得稱中宗。乃史官追書耳。非上書之語。何不言先帝。

日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減十萬人。

戍兵之減者十萬。虛聲也。其存者當有數十萬矣。此時張仁愿尚存。恐三受降城。冒餉者未必如此之多。

玄宗紀。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輒侮羣章。為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玄宗從之。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果有殊功。所宜從請。若為虛冒。國有憲章。

肅宗紀。顏真卿。日堂邑之功。讓賀蘭進明。克讓自是美事。然此乃必不可讓者。此時平原清河。獨能奮其忠義。發憤日。期滅賊。有功。

必賞。有罪必誅。則忠勇奮發。遠近聞風而起。魯公乃慕小善而讓功。于未嘗合兵之人。人解體矣。真小不忍亂大謀也。此在賢者猶不可況進明不肖之尤者乎。

德宗紀。段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莫善走者。追韓旻旻至駱驛得符而還。

史書多兒戲語。千古俱無人看。皆可怪。建中元年。段秀實既曰司農卿。久廢。此時之司農卿乃郭曙也。建中元年。楊炎嫉段秀實。徵為

司農卿。泚亦未嘗曰司農。事務煩中。秀實權攝何從得有司農印而倒用之。一也。韓旻既還。追使現在。既是司農卿。如何得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二也。

上發吐蕃。曰討朱泚。許成功。曰安西北庭之地與之。

發吐蕃之兵。許曰安西北庭之地。失算甚矣。此時宣公何在。然他日吐蕃去而德宗憂。宣公曰為欣賀。必非宣公始謀如此之料。德宗

詭譎如此。宜乎禍亂相尋。終不能振也。

呂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德宗於艱難之際。倚陸敬輿如左右手。迨李長源一入。敬輿年餘不參謀議。及長源薦相。又不引宣公。何故。故知二公之不協也。德宗棄宣公如敝屣。其用心可知矣。

後梁均王紀。徐知訓欲殺徐知誥。註楊渥徐知誥之干。知誥皆知所惡者也。

徐溫篡竊而知誥亦篡竊運而已矣。且呂知

訓之暴甚於梁紂。知訓不誅徐氏。且覆其宗。知誥得之。不猶愈於他乎。何謂知訓知所惡也。此註乃頗謬如此。按楊渥被弑於開平二年。亡已十一年矣。此時乃隆演非渥也。

後晉齊王紀。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

林仁翰之討賊。既非其職。又不量力。而自委忠勇奮發。卒能殺賊立功。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仁翰有焉。閩主賞之甚薄。又未嘗

自言其功。又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曰拒唐而毫無怨言。怨色。此在君子或難之。誰謂叔世必無人品哉。

後周太祖紀。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大赦改元。

踰年改元禮也。凡改元者。先於八月九月定議。宣布天下。十月朔頒來歲之曆。即曰新號。施行間有不同者。變也。周太祖曰正月十七日。姒。世宗曰二十一日。登極。其稱顯德元年。

者是已。何曰次年不改元。或者顯德乃世宗所改之號乎。非禮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